

明天要去住院,我老婆说我们去歌厅唱歌吧。说起唱歌,那种场合我是很少去的,我老婆则不同。她和小区里的几位哥们们一起唱歌。一开始是在小区的活动室唱,专门有人伴奏。我老婆五音不全,唱起歌来比杀猪还难听。有人说:“我给你钱,请你别唱了,好吗?”我老婆不服气,就回到家里,专门下载了几首歌,反复听,反复练,反复唱。她又报了名,到社区里跟老师学习发声,竟掌握了一些发声技巧。再次亮相的时候,人们刮目相看,一些高

欢乐歌唱

李新

难度的歌曲,她竟然能唱得像模像样。她的代表作是《英雄赞歌》和《故乡是北京》。也只是她自己说,我没有正式听过。我老婆多次央求我陪她去歌厅唱歌,我都没去,我实在太忙,假如退学了,也许能加入到他们的行列。可这次不行,她明天就去住院了,我无法满足她这小小的心愿吗?

我们到了歌厅,订了包房,我老婆就开始电话呼朋唤友。不一会,一帮哥们哥们到齐了,大家开始飙歌,人们都忘记了我老婆是即将要上手手术台的人,她自己也忘记了,唱了一首又一首歌。我听了,觉得还真那么回事,尤其是几首代表作,其中需要高难度的艺术处理,她居然能处理得很好。像《青藏高原》,“那就是青藏高……原”,最后那声音这么高,她居然能顶上去,真是经过专业训练过的。

起来。她把病友们组织起来唱歌,就如同江姐和狱友们在边绣红旗边唱歌一样,本来沉闷的病房成为欢乐的剧场。我老婆是党员,我开玩笑说:“你可以在病房里成立临时党支部。”

其后的化疗和放疗是很难熬的。我老婆经过了八次化疗和历时一个月的放疗,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死去活来,如果不是生这个病,谁也不会将这段长征路重走一遍。

然而“三军过后尽开颜”。

还不是“三军过后”,其实“开颜”就在过程之中。在放疗期间,我几乎每天跑医院,在走廊里就能听到她们病房里传出来的笑声,仿佛她们不是病人,是快乐营中的营员一样。我进入病房,其他病人说你爱人真开朗,教我们唱歌。她们当中有人跳舞,有人表演小品,有人说笑话,如果不是在医院,谁能知道她们是一帮大病患者呢?这不,那位小个子的老朱,就当着我的面表演了一个,惟妙惟肖,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

忧郁顿时被冲荡得一干二净。

我老婆又回到了社区,又回复了原来的自己。她照例练唱歌,唱熟了,就到歌厅向同志们汇报,同志们伸出大拇指,她就感到十分满足。姐们之中有一个小王一个小胡,都是癌症患者,原不出家门,经过我老婆带动,都加入了歌唱的队伍,性情逐渐开朗起来,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。

有一次我儿子进不了家门,打电话问我们在干嘛呢,我老婆回答说我和你爸在歌城里唱歌呢。我儿子说真是玩心不退。

我想人生就像一部电视连续剧,可长可短,但每一集都要活出生命的精彩。只要有时间,我一定陪老婆歌唱下去,直到我们走完人生。



雨夜扫街

李京南



扫街,现在是流行的网络用语,意为摄影人在街上任意游走拍摄的行为。扫街最早出现在宋朝,那是指人山人海的元宵灯会散场后,有人提着灯笼沿街拾遗,往往拾得遗物坠珥,遂成为一种行当。扫街二字也刺戳我心头的痛,使我想起我父亲晚年时,被戴上地主“帽子”,每天天未亮,不管严寒酷暑,他都要和几个同类人低着头握着扫帚,扫了东街扫西街,扫不尽的羞辱,扫得父亲病倒在床上整整五年,最终是忍辱负重离开人世。

如今,我有时也扫街,那是拿着相机在消闲。那天春寒料峭,华灯初上,我从南京西路梅陇镇广场走起,沿着江

宁路向北开始扫街。天下着雨,冷飕飕的,忽小忽大。路灯的光,橱窗的光,霓虹灯的光,把时细时粗的雨帘照得朦朦胧胧,也把路面上的水迹照出斑驳的光影来。此刻,过马路的行人撑着各色雨伞像云朵在移动,骑车者的各色雨披在眼前匆匆闪过,法国梧桐的枝干把湿漉漉的影子任意投放……一路的淋漓,一路的迷蒙,我边走边拍到了玉佛寺。这时才发觉雨越下越大,我头上的雨伞挡不了雨水的人侵,外衣已经湿了,相机的镜头也溅上了水珠。当我看到这些镜头上的水珠,化成一圈一圈的光润,把所摄的图像润染得像刚刚画好的水彩画,我已觉得没有遗憾只有酣畅。

别让爱成负担

钱佳楠



边看边聊

最近重读了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,最大的感受仍来自那这段揪心的母女关系。张爱玲早期散文《私语》中一句含糊的“那些琐屑的难堪,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”在《小团圆》里被充实、被具化。九莉获得大学的奖学金,原是由母亲去报喜的,不料母亲却狐疑地瞅她一眼,觉得她定是和教授有不正当关系才得此“殊荣”。而后,她和邵之雍情到浓时,透露给后者听她要赚钱还给她母亲抚养费。到母亲美人迟暮之时,她也真的把手绢包好的二两金钱推过去,要还给她。她母亲哭了,死活也不要,因为一旦收下,就意味着母女的亲缘就真的断了。

张爱玲自言她对母亲寄予的是罗曼蒂克式的爱,可母亲却常数落女儿不够美(或说不如她美),也常迫于现实的压力会抱怨一两句当初怎么没把她早点嫁掉,或常常揣度花在教育女儿身上的本是否值得,这一切,敏感的爱玲都看在眼里,逐渐长成母女间的荆棘丛。

我读这些文字,深感震恐,不仅是为张爱玲有感而发,更因这样紧张的亲缘关系多少留存于中国的许多家庭中。农村为了儿子有出息,不仅父母砸锅卖铁供其念书,有时还会牺牲家中女儿的前程和幸福来帮他,而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趋紧后,更有新闻爆出供孩子读大学还不如早点送其去城里打工;城市的情形也有类似,小市民阶层早就为孩子的将来打好详细的算盘,读什么学校能进大学,大学里念什么专业能够赚大钱,计划周详,唯恐纰漏。这些父母,无一例外,都早早地教育子女说,我为你牺牲这么多,你要为我争口气。

这本无可厚非,是中国父母的伟大,可借着《小团圆》窥窥其中的逻辑,其实充满着谬误。对孩子而言,一出生就好像背了沉重的负担,父母没有实现的念想,甚至几代人翻身的希望不容分说地要他继承,父母会说自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,要孩子将来读个名牌大学,母亲会说当初瞎了眼寻个穷鬼做老公,要女儿将来眼睛睁开找个有钱的主儿,孩子还没长成就被推向既定的人生轨道,按部就班,不容有失。父母口口声声是为了孩子“好”,可是这个“好”究竟是为了符合他人的期待,满足自己的虚荣,还是真的是孩子自己想要的?

这也是《锵锵三人行》一期有关《小团圆》的节目里反复提及的,徐子东谈及中国人谦虚的心理,比方说有人夸自己的儿子长得帅,中国父母会说“帅什么帅?傻头傻脑的。”为什么中国父母会这么说?因为“他把儿子当做自己一部分,自己这一部分就可以谦虚。”因而,在某种程度上,父母对孩子的“好”其实是自身欲念的一种延伸,自己没有读书成才,希望孩子鱼跃龙门,自己没有嫁入豪门,希望女儿可以翻身,但这些,不一定是孩子想要的人生。很多时候,即便好不容易生了一个言听计从的乖孩子,把一切都实现,结果会发现,他(她)往往并不快乐,把这一切时候父母又纳闷了,你一切都这么好,怎么还不满足?或者,明明有个这么好的丈夫(妻子),怎么还会离婚呢?

而对孩子而言,父母倾家荡产地要你进取,要你“好”,这便使孩子不忍违背,硬着头皮去干一份无趣而体面的工作,硬着头皮去嫁一个没感情但条件匹配的人,最终硬着头皮饰演一个看起来光鲜但并不称心的角色,过完看似完美但庸碌的人生。

事实上“完美”的人生几乎不存在,人的心理很大程度上会向着真实的自我趋赴,亲人之间的貌合神离,中年危机时种种出格行为的大爆发,都源于这个真实的自我。《论语》中孔夫子教导儿子尽孝要遵循一个原则——无违,我以为一旦孩子具备独立的思维,父母养育孩子也应当遵循这两个字——无违,过多的介入式的爱不仅不会助其成长,还会沦为亲缘关系的压力,像张爱玲说的,一点一点,毁了这份爱。

我的老师王宏图教授在私下的师门聚会里说过,你自己都无法实现的期望,不要转嫁到配偶或孩子身上。诚如其是。

第二天就住院去了。我老婆患的是乳腺癌。她不相信,她生性乐观,虽然工作关系没进上海,五十岁时在外地办了退休手续,但是她融入社区,积极参加社区活动,打鼓、拉二胡等等都学过,都干过,还多次代表社区赴东方艺术中心、东方绿舟等处登台表演,平时闲暇就和一帮兄弟姐妹在小区活动室又拉又唱,不亦乐乎,像她这种人怎么会患上乳腺癌呢?谁知有一天她无意间摸了乳房有一肿块,赶紧去医院检查,那医生一摸就皱眉头,初诊是乳腺癌,是良性还是恶性,只有开出来做切片检查才能确诊。我老婆说如果是良性的,我不想大家吃饭。

最不想看到的结果都一一被验证了,她不仅是恶性乳腺癌,而且淋巴还转移了四个。她是经历过风雨的人,既然豺狼来了,迎接它的就只有猎枪。

手术后的几天,我老婆的思想有些波动,但能走动以后,她就几个病房窜来窜去,发现病友们都很乐观,于是自己也乐观

起来。她把病友们组织起来唱歌,就如同江姐和狱友们在边绣红旗边唱歌一样,本来沉闷的病房成为欢乐的剧场。我老婆是党员,我开玩笑说:“你可以在病房里成立临时党支部。”

今宵打诨

曹府山 衣衫脱去人如玉 (字一)

昨日谜面:佩韦(公安称谓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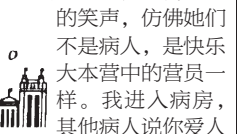
谜底:防暴警察(注:古人将柔韧的熟皮佩身,用以自戒暴躁,故扣)

一般而言,对于直径3毫米以下的肾盂内强回声光点,也就是常说的肾结石,不必采用药物治疗,通过大量饮水、勤排尿、科学饮食的办法通常能将肾结石排出。一部分人将这种不采用药物、仪器、手术的排石方法称为绿色疗法。这类疗法大致包括以下方式:

1. 高纤维饮食,少吃过咸食物以及控制动物蛋白的摄入,坚持勤饮水,保持每日尿量在2000~3000毫升左右;
2. 避免短期内过食富含草酸的食物,比如:菠菜、豆类、葡萄、可可、茶叶、橘子、番茄、土豆、李子、竹笋等。
3. 减少动物内脏、海产品、花生等富含嘌呤食物的摄入。
4. 控制脂肪、糖分、蛋白质的摄入量。

另外,对于直径小于1厘米的肾结石,条件许可,建议采用中医中药治疗。

按照中医理论,肾结



中医治疗肾结石

龚学忠

石属于“石淋”范畴,病机是湿热蕴结下焦、煎熬津液、酿为砂石,因此可以采用清热通淋排石的办法。其代表性基础方剂是石苇散,具体组成包括石韦、冬葵子、瞿麦、车前子、滑石。另一个临床常用验方是三金三子汤,具体组成是鸡内金、海金沙、金钱草、车前子、冬葵子、王不留行子。临床上针对患者具体病情,在两方面基础上加减治疗。采用中药排石时,要注意中药煎煮不宜过度浓缩,应保持足够药量(每次服用药液300毫升以上),还可以采用每日早、中、晚三次服用的办法,每次服用后可以配合爬楼梯、跳绳、轻跳等方式,帮助排石。

对于直径大于1厘米的肾结石,一般主张外科治疗,大致包括体外震波碎石、经皮肾镜取石、肾盂切开取石,甚至部分肾切除等方式,依照肾结石的情况以及全身情况而定。值得注意的是,体外震波碎石要严格掌握适应症和禁忌症,避免严重并发症。(作者为上海市中医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)

自从捷运象山线开通之后,要到台北101大楼不必老远从市政府走过来,旁边的世贸展场一并得利,人们要看展览变得更方便。今天是饮食业加盟展,各种中小型规模的市摇茶、早午餐、火锅快餐品牌都来此寻找加盟战友,扩大事业版图。各厂商使浑身解数抓人眼球,满走道发传单的临时工自不待言,规模稍大些的,便比照车展规模,找许多清新可爱的会展女郎来办活动聚人气,连在大陆遍地林立的都可茶饮,都占了会场最中心的大摊位,欲招揽人马继续登陆开疆。

姑丈家楼下出租的槟榔摊店家毁约走人,空下店面,他打算收回来自己做点小买卖,早就听他叨念不停市摇饮料两千亿台币的市场,我那摇了快十年饮料的弟弟也想有所作为、开间自己的店,两人一拍即合,一大早从台中赶来看展。要想加盟市摇茶必须学会调制数十种饮品,非年轻人记不住这许多,姑丈已经五十好几,不想被人洗脸(洗脸,闽南语有挖苦之意),我弟又不善言辞,找我来

助拳,厂商也希望找到靠谱的加盟业者,年轻兄弟档看起来无比正能量。

糖水时代

徐家伟

卖糖水确实好赚。在台湾,每个人一天喝掉两杯市摇饮料不算夸张,一来新鲜,每一杯都是现点现做;二来便宜,基本茶饮二三元便能买到(人民币4到6元),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光喝饮料不喝水的。不晓得是不是骨子里的传承,华人爱喝茶已成文化,据说古代中国北方人习惯喝茶,被雅惯了南方人笑是酸奴。北方人不甘示弱,说这些爱喝茶的南方人是漏斗。

南方人确实爱喝茶,也发展出很多茶文化,如功夫茶便是。现在加了各种花哨调料变成布丁奶茶、乌龙绿茶、百香红茶等等,反倒有点取法唐代的意味。唐代人喝茶就如同如今的日本抹茶,不同的是唐人也会加点佐料进去,如柑桔之类,大约也是怕纯茶的苦涩,那个混搭的时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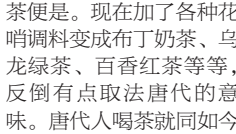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大陆各地也纷纷开起了打着台湾品牌的手摇茶店,据说在上海有上千家,价格还比台湾贵,口味也更甜,更喜欢加些粉末珍珠布丁之类有嚼劲的零嘴,随便买一杯,都快抵得上一餐沙县。在上海的时候姑娘老批评我省东省西不省糖水,每天都手欠买上一杯,我说那杯饮料拿在手里,有回到家的感觉。

前阵子新闻报导过饮料厂商专门讹骗加盟店主,炒作知名度、收取高额加盟费,之后便不管加盟店死活,用劣质的越南茶叶,材料价格高于市面行情,甚至恶性倒闭的都有。姑丈是生意人,半生波折,江湖风雨看得多了,问讯特别谨慎精准。叔侄仁在场内晃一下

午,拿了无数传单名片,过滤之后竟然没有几家符合需求。总是如此,不符合需求的才会来招商,让我们想去加盟的大品牌才不会自己跑出来,姿态高得很,加盟金额也显得盛气凌人,前途漫漫而修远。商业社会的法则,想借人声势就得付出相对代价,否则就多花些时间跟小店家共同成长,谁都不好说加盟就保证赚钱,选择就是在赌,过程最折磨。

但不论名声大小,实际上每个品牌的茶叶货源都几乎一样,都是南投的两家供货商,阿里山茶叶太贵成本太高。口味大同小异,只有冲泡技术上的差别,虽然有时差之毫厘便谬之千里,否则大牌也无由成形;近来食安风暴之后,有些品牌纷纷祭出养生旗,强调调茶天然,材料天然。但如今做生意为的是赚钱,要的是大量复制,迅速便宜。现泡茶昂贵费时,消费者又往往经不起等,是有些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品牌,老经验的弟弟掉头就走,这大约便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。

近几年放弃稳定工作、转身投入饮食行业的科技新贵还颇不少,有博士去炸鸡排,科技新贵卖冻柠茶,做马卡龙,再文艺些的就去开咖啡店做简餐披萨,显示有部分人对死薪水绝望、宁愿出来自己当老板。或者受够了无止尽的压榨,不甘沦为廉价血汗工;可他们又无法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另立门户,原来的工作单位若不是缩编,就是垄断,同样看不见未来。于是他们回到最基本的穿衣吃饭,有时还真就赚得比原来要多,毕竟年轻人再怎么穷也回不到过去的时代。反正房子是买不起了,每天一些饮料钱倒也无关痛痒,如打字时桌旁的铁观音,便是种相互取暖的小确幸,给你一点甜甜,今夜便好眠。



杯杯现泡,材料天然。但如今做生意为的是赚钱,要的是大量复制,迅速便宜。现泡茶昂贵费时,消费者又往往经不起等,是有些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品牌,老经验的弟弟掉头就走,这大约便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。

近几年放弃稳定工作、转身投入饮食行业的科技新贵还颇不少,有博士去炸鸡排,科技新贵卖冻柠茶,做马卡龙,再文艺些的就去开咖啡店做简餐披萨,显示有部分人对死薪水绝望、宁愿出来自己当老板。或者受够了无止尽的压榨,不甘沦为廉价血汗工;可他们又无法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另立门户,原来的工作单位若不是缩编,就是垄断,同样看不见未来。于是他们回到最基本的穿衣吃饭,有时还真就赚得比原来要多,毕竟年轻人再怎么穷也回不到过去的时代。反正房子是买不起了,每天一些饮料钱倒也无关痛痒,如打字时桌旁的铁观音,便是种相互取暖的小确幸,给你一点甜甜,今夜便好眠。

近几年放弃稳定工作、转身投入饮食行业的科技新贵还颇不少,有博士去炸鸡排,科技新贵卖冻柠茶,做马卡龙,再文艺些的就去开咖啡店做简餐披萨,显示有部分人对死薪水绝望、宁愿出来自己当老板。或者受够了无止尽的压榨,不甘沦为廉价血汗工;可他们又无法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另立门户,原来的工作单位若不是缩编,就是垄断,同样看不见未来。于是他们回到最基本的穿衣吃饭,有时还真就赚得比原来要多,毕竟年轻人再怎么穷也回不到过去的时代。反正房子是买不起了,每天一些饮料钱倒也无关痛痒,如打字时桌旁的铁观音,便是种相互取暖的小确幸,给你一点甜甜,今夜便好眠。



杏林夜谈